



THE HERO'S JOURNEY

菲尔·柯西诺 Phil Cousineau 主编 梁永安 译

英雄的旅程

与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对话



THE HERO'S JOURNEY

[美]菲尔·柯西诺Phil Cousineau◎主编 梁永安◎译

英雄的旅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的旅程/(美)柯西诺主编;梁永安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12

书名原文:The Hero's Journey

ISBN 978-7-80251-737-0

I. ①英… II. ①柯… ②梁… III. ①坎伯,J. —访谈录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5586号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ampbell/Robert Walter, Executive Editor/David
Kudler, Managing Editor.

Copyright © 2004 Joseph Campbell Foundation (jcf.org).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英雄的旅程:与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对话

主 编 [美]菲尔·柯西诺(Phil Cousineau)

译 者 梁永安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李冶威 叶 婷

文字编辑 王 欣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737-0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前言

斯图尔特·布朗(本书电影版执行制作人)

Stuart L. Brown

激情这东西让大部分精神科医师都忐忑不安。“你对约瑟夫·坎贝尔的崇拜,似乎是你渴望一个弥撒亚的移情作用。”一个朋友得知我想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时候这样说,他是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医师。我一直希望可以把坎贝尔的精彩思想用影像记录下来,在电影院和电视上放映,留为永远的纪念。我的这个梦想,终于落实为片长一小时的《英雄的旅程》,在1987年首映。这部电影,也来自于各位手上的这本书的内容。

大部分美国中西部的长老派教徒,对于任何的狂热都怀有戒心(运动和宗教方面的狂热除外),我年迈的双亲自不例外。如果我能够把“坎贝尔热”转移为对教会的支持或对医疗事业和经济保障的促进,他们肯定会开心得多。

由于不听师长父母之言是不明智和无礼的,所以在与坎贝尔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岁月中,我都努力克制,不把他当成一个崇拜的对象,而我也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一些好友看来,我并未沦为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仍然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感受能力。

然而,回顾多年来与坎贝尔的相处,我的感受却很像是爱——不单是对他的爱,也是对其他受过他感染的人的爱。看到他们从坎贝尔那里获得的喜乐与成长,是我会花十年以上的努力去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一大动力。我相信,我拍的这部纪录片,将可以让更多人从他那里获得启示。当然,我的这个信念,是源自于亲身经历。

他们认为成群结队地前进是不体面的。所以,他们每个都会从自己选择的地点进入森林——最黑且没有路的地点。如果有路,就一定是别人走过的路,这就意味着你不是在冒险。

——坎贝尔

1972年,也就是三十九岁那一年,我利用教授休假的机会,想完成一项有关谋杀的研究。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的那段期间,我发现早期谈到暴力的文献,都是神话性质的,而让我惊讶的是,见于古代神话里的家庭暴力模式,竟和美国当代的家庭暴力模式出奇的相似。于是我开始读坎贝尔的四册《神的面具》(*Masks of God*)。读完以后,我才了解到,坎贝尔对于人类的象征、心理学、灵性和艺术遗产,具有惊人的融会能力,这种能力,是自达尔文以来任何试图了解人的生物模式的科学家必备的。另外,在阅读这几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受益的,并不只是知性方面。读完它们以后,我感到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观感都迥异于从前。我变得能将自己融入世界之中。因此,我自然会想知道更多坎贝尔的见解,而且也跟很多其他读过他的书的人一样,对坎贝尔其人感到好奇。他的书读得愈多,我就愈有一种冲动,要把他广博的知识与融会世界神话的能力引介给学术界以外的广大听众。

由于我不是个制作电视节目的专家,所以就找来已故的史帕林(Greg Sparlin)当拍档。起初,坎贝尔拒绝了我们把他的作品搬上电视的构想,因为他认为,最适合表现他思想的媒体是文字。我们经过了多次努力才说服他。不过,一旦他作出了投入的承诺,我就很有把握,我们的影片将可以让人恰如其分地领略到坎贝尔的学术深度与活力,并因此体验到灵魂的深化。虽然当时相信这个信念的人寥寥无几,但我根本就不在意。

就像很多原创性的计划一样,刚开始我犯了很多错,拍摄计划一直止步不前。到了1981年年终,我愈来愈为坎贝尔的健康担心,因为仅仅六个月内,他就得了两次严重的肺炎。虽然他看来康复情况良好,而且健谈如昔,但有医师背景的我还是忧心忡忡。坎贝尔已经年近八十,但却仍然没有有关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的足够多的影像记录。没错,他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上乘作品,但我仍然强烈感觉到有把他的思想拍成电影的必要,因为正如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后来所说的,坎贝尔身上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力”,可以诱导听众全身心地投入灵性探索之旅。由于感到时间紧迫,我继续加倍努力。

《英雄的旅程》的正式拍摄工作始于1982年,地点是加州大瑟尔(Big Sur)的爱斯兰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在制作人弗里(Bill Free)的帮助

下,我找来一些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跟坎贝尔进行谈话:从坎贝尔的诗人老友布莱(Robert Bly)到诺贝尔奖得主吉耶曼(Roger Guillemin),甚至还有一个以前从未听过坎贝尔名字的年轻女士。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背景不同的对话者可以引发更多不同的话题。我的期望是,众多的话题,加上导演肯纳德(David Kennard)的技巧,加上爱斯兰研究所的优美环境,再加上坎贝尔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与生命活力,能让整部纪录片更形象生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取材自在爱斯兰研究所拍摄到的对话。

大约四五个月后,当我们开始剪接底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声音在我耳边萦绕。这是我很不习惯的事,哪怕它要对我说的是:“追随你内心直觉的喜悦(fellow your bliss)^{〔1〕}。”我心里的声音反复对我说:“把坎贝尔下一次全国演讲系列拍成录像带吧,因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了。”令人难过的是,被它言中了。

有些人在轻松、不那么正式的环境里表现得最好。因此,在我们第一次进行剪接的时候,用了很多在这种场合拍到的底片。然而,愈到后来,我们愈发现,坎贝尔表现得最好的,是那些他能够自己挑选话题的场合,是那些他能够使用历经几十年才琢磨出来的最完美的材料的场合。

在1982至1985年初^{〔2〕},我和一个摄影小组追随着坎贝尔游遍全美各地,拍摄他最后一次全国讲学之旅。我们在新墨西哥陶斯(Taos)拍了他的讲演《心灵与象征》,在圣大菲(Santa Fe)拍了《神话在时间里的转化》,在纽约她太太主持的“大开眼界”剧院(Open Eye Theater)拍了《永恒的哲学:印度教与佛教》,在旧金山的美术宫剧院拍了《西方之道:亚瑟王传说》和《圣杯的追寻》,在旧金山的加州历史学会拍了《当代的神话:詹姆斯·乔伊斯与托马斯·曼》。就这样,我们得到了长达五十个小时的母带,而坎贝尔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讲演的影像记录,也可以永远留存下去。自此,我没有再听到某个声音在我耳边回响。

坎贝尔进行全国性讲学期间,每当一场讲演或研讨会结束,总会有人跑来问我们:“这个坎贝尔是什么来历?他是怎样成为现在这个人的?”总之,凡听过他的讲演的人,莫不流露出对其人、其观念的好奇与着迷。他们提出的问题,促成了我们塑造这部电影以及各位手上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1〕 这是坎贝尔很喜欢说的话,本书中将会一再提到。

〔2〕 这里的1985年初疑为1983年初。

在我看来,《英雄的旅程》全片的最高潮是坎贝尔在1985年接受全国艺术俱乐部颁赠文学奖章的部分。因为片长所限,我们只能收入颁奖典礼上乔治·卢卡斯、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和希尔曼(James Hillman)等人所致的赞辞,而且只是节录,尤其让我难过的是坎贝尔所发表的授奖辞部分,我们必须全部割爱。不过,这种遗珠之憾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获得部分补偿,因为书让那个不同凡响的盛会以更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把很多其他因为片长之限不得不割爱的材料包含进来。

坎贝尔一向认为,他的观念要比他本人来得重要,所以,在拍摄有关他的电影和编辑此书期间,我们都努力去做到我们相信他会期望的:让他的观念以异乎寻常的清晰,道出他是个有创思的人。

1987年,电影版的《英雄的旅程》分别在东岸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西岸的导演协会首映。西岸首映会后的座谈会,是坎贝尔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虽然他爱开玩笑说,自己已几近是个“死人”(The Death)^[1],但在座谈会上,他仍然不遗余力把他最新的思想心得带给听众。座谈会结束时,我看着他接受人生最后一次热烈鼓掌,只觉得心中一阵酸楚。他在四个月之后过世。

重看过《英雄的旅程》的对话抄本和剪余片^[2]以后,商业影片副制作人柯西诺(Phil Cousineau)想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了书本的形式。柯西诺拍片期间在各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与坎贝尔夫妇愈来愈深入的友谊,都让我印象深刻,而我也知道,坎贝尔夫妇不但欣赏他神话知识上的宽度,也欣赏他智慧上的深度。

1988年,《英雄的旅程》和由坎贝尔与记者莫耶(Bill Moyer)的对谈所拍成的《坎贝尔与神话的力量》(共六集),先后在公共广播网(PBS)进行全国播映,结果引发了热烈、广泛的回响。在我看来,这种潮涌般的反响印证了一件事:坎贝尔所说的话,会触动我们每一个人。

布朗(Stuart L. Brown)

[1] “死人”也是乔伊斯一本小说的名称。

[2] 剪余片指的是拍了但没有剪接到影片中去的底片。

引言

菲尔·柯西诺(本书主编)

Phil Cousineau

坎贝尔在神话海洋里的漫长奥德赛之旅,既是一种学术性的探求,也是一种灵性的探求。透过大量的阅读、写作、游历,以及跟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男女的相遇,坎贝尔发现全世界的神话遗产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并印证了一个他始自学生时代就坚信的信念:自然的核心具有根本的统一性。

“真理只有一个,圣者以各种名字称呼它。”印度古经典《吠陀》里的这句话,屡屡受坎贝尔的征引,作为其观点的脚注。综合历史中的不变真理,成为了他生命中的燃点。透过神话贯通科学与宗教、心灵与身体、东方与西方,则成了他职志中的职志。

在《千面英雄》的序言里,坎贝尔说:“我希望这个透过比较来阐明神话相似性的工作,可能会有助于目前也许并不太绝望的统一世界的事业。不是以基督教会或某个政治大国的名义统一,而是在人类相互理解的意义上统一。”

坎贝尔用于研究神话、宗教与文学的比较性历史方法,与传统学者大不相同之处,在于后者强调的是相异处,而他强调的则是相似处。他深深相信,不同文化千差万别的神话内容与意象里,存在着相通的主题与原型。另外,他也相信,透过重新诠释神话中一些本初性(primordial)的意象——如“英雄”、“死亡与复活”、“童女成孕”、“应许之地”等——将可以揭露人类心灵的共同根源,甚至可以让我们明白,灵魂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神话是‘神的面具’,透过它,人可以让自己跟存在的惊奇联结起来。”坎贝尔这样说过。他相信,我们在辨认出这些意象的超时间性(timelessness)时所感受到的震撼,乃是一个证明,证明人类生命都是从同一个深邃的灵性根基涌现出来的。

就像爱因斯坦致力为外在世界的各种能量建立一个“统一场论”一样,坎贝尔也致力于为人类各种内在的能量锻铸一个统一的理论。他认为,所谓的“神”,不过都是这些人类内在能量的拟人化。而物理学家所称为的

“实在的肌理”(fabric of reality),在坎贝尔那里则被称为“宝石的网络”(the net of gems)。“宝石的网络”这个隐喻,源出于印度人的宇宙论,而它也是对坎贝尔把神话、宗教、科学与艺术编织在一起的努力的一个妙喻。他认为这些不同领域里的老师所做的是同一件事,认为在人类的精神史的全程里,有同一个系统的原型冲动(archetypal impulses)——“同一首宏伟庄严的歌”。

坎贝尔是个破格的学者、老师与作家,他所走的道路,和他在万千神话里发现的“左手道路”(left-hand paths)隐然相似,不管那是《奥义书》里所说的“一条锋利得像剃刀边沿的桥梁”,还是佛教所说的“中道”,又或是圣杯传说中那个“没有路或径”的黑森林。他依循着直觉,在传统学术界的殿堂之外另辟蹊径,沿着自己的学术的“道”(Tao),走入一种对神话的灵性与心理学性的观照,拥抱一种诸圣徒与萨满巫师可以直接体验的超越真实(trancendent Reality)。把这种被神秘主义者称为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的直接知觉,说成是与众神的亲身经历也不为过。那是一种具有疗力的灵视(vision),可以从表面的混乱里看到秩序,可以在黑暗的核心抓住肯定生命的美(life-affirming Beauty)。如果诚如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说:“从不停的流逝中抢夺永恒,乃是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的一大诈术。”那么,像坎贝尔这样能够经历永恒的人,就该被称为骗子以及灵性向导了。

坎贝尔走的,是一条非正统的学术路线,而这一点——正如他喜欢开玩笑说的——让他失去了一些来自同侪学者的荣宠。其实,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他对自己的独树一帜和“半吊子”是极为自傲的。他曾经形容他的老师印度学家吉谟(Heinrich Zimmer)“乐在自己的研究之中”,这个形容,也显然适用于他本人。他高度的生命与学术热情先是感染了他在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学生,之后又赢得大批艺术家的心。他把思想转化为探险,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并向他的读者和听众揭示出神话与人的切身相关性。对这些读者、听众而言,坎贝尔绝不是个研究细琐题材而又大肆吹嘘的人,更不是法国人优雅地称之为的 animateur,也就是一个有着神授魅力的老师。他不能把极其复杂的学问以活泼的方式介绍给一般听众,还可以唤起纳巴可夫^[1]所说的 frisson(战栗)——人因认识到自身生命的真理

[1] 纳巴可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国小说家。

所引起的战栗。单单是他的这份礼物,就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受爱戴的老师之一。

虽然教了三十多年书,写过二十多本著作,但坎贝尔却认为,他的贡献不过是给了别人一把“打开缪思领域的钥匙”。缪思的领域虽然是无影无形的,但却是灵感与想象力的源头,可以指导我们塑造生命。就此而言,坎贝尔可以说是现代的秘义传授者(mystagogue),是带领我们穿透一些奥秘文本的向导,其中包括了《贝奥武甫》(Beowulf)^[1]、《吉尔伽米什》(Gilgamesh)^[2]、《西藏渡亡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印第安人的神话故事,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圣典,以及乔伊斯、托马斯·曼、毕加索等现代神话缔造者的作品。在用现代语言移译这些庄严的叙事与意象的时候,他教会我们“如何阅读神话”(《千面英雄》的原书名):把它们视为象征,视为隐喻,用读诗的方式去读它们,用灵魂去读它们。

然而,坎贝尔除了有解读“隐喻变形”(metemorphosis)的天分以外,也拥有把经典个性化(personalized)的能力,在他以前,拥有这种能力的学者寥寥无几。通过严格的学术方法和一种沿自赫耳墨斯(Hermes)^[3]的诠释—创发(hermeneutics—inventive)艺术,坎贝尔为古老的神话注入了新的生命。就像卡缪(Albert Camus)所说的,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去做的。在亚瑟王传奇的研讨课最后,他曾经撂下一个挑战:“到底我们准备去追寻圣杯还是荒原?也就是说,你是准备去追求灵魂的创意性探险,还是只追求经济上有保障的生活?是准备活在神话里,还是只打算让神话活在你心里?”

随着一位风格独特的学者^[4]的再现,很多早已在科学的理性主义时代销声匿迹的思想家的思想,得以再次绽放出光芒。坎贝尔喜欢提醒他的听众:“(令人难忘的)不是追寻的过程中的痛苦,而是获得启悟时的狂喜。”有时还会补充一句:“生命不是待解的难题,而是有关生活的奥秘。”

[1] 英雄史诗,是古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最早用欧洲方言写成的史诗。

[2] 古代两河文明的史诗。

[3] 古希腊神祇,宙斯的信使。

[4] 指坎贝尔。

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想要获得这种境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不是只等待着偶然的相遇呢？在这个“去神话”(demythologized)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扭转逃离神话的趋势？难道不再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了吗？我们要怎样把赝品从崇高里分离出来呢？

对于现代人要怎样在已经“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环境中生活，坎贝尔有一个专属的回答：“找出你生命中的真正激情，并追随它，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觅路前进。”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追随你内心直觉的喜悦”。当你明确无疑地体验到“啊哈”的感觉时，你就知道你已经在奥秘之上了。

坎贝尔不停歇地追随他内心直觉的喜悦，致力要找出神话、传说、童话、民间故事、文学与诗这些梦一般的世界背后隐藏着的和谐。他的寻觅，让人联想起诗人济慈(John Keats)对莎士比亚的形容：“环绕着人类的灵魂航行(circumnavigation of the soul)。”如果说弗洛伊德和荣格透过对深层心理学的研究，把那个被19世纪的唯物主义弃如敝屣的灵魂观念拯救了回来，那么，坎贝尔连同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和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等宗教史家或人类学家所做的泛文化探索，则是复兴已经奄奄一息的神话，让它们在灵魂的故事和意象里，获得重新安顿。不管是合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他们都是像荣格所建议的那样，通过重新编织古代神话的故事网络(story-web)，“梦想着让神话继续向前进”。

坎贝尔的探索无可避免地把他带进了永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的领域。永恒哲学的雄伟基调泛见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圣哲，苏菲派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以及像惠特曼(Walt Whitman)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这样的诗人或哲学家。这个基调要述说的，是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乃是神圣实在(divine reality)的一面镜子：“Tat tvam asi. (你就是它。)”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心中，此时此地。如果我们能够直悟作为自我最本质的奥秘向度，就会乍然明白，我们是与自然的终极力量浑然一体的，我们自己就是转化之旅的最后秘密。所以坎贝尔才会说：“你就是你一直寻寻觅觅想知道的奥秘。”

坎贝尔相信，这种灵性的观照，不但是超越时间的，也是超越地域的。不管是对萨满巫师与古代圣者的智慧教诲，还是对当代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创造性直觉能力，他都怀有同样的尊崇。因此，就像许多永恒哲学家那样，坎贝尔对那些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是上帝选民的主张，是不予苟同，甚至嗤

之以鼻的。他认为,神启并不是少数人可以垄断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他坚持:“每一个民族都是上帝的选民。”每一个神明都是一个隐喻、一个面具,它所指向的,乃是作为奥秘的终极根基,是宇宙的、超越能量的本源,也是每一个人自身的奥秘本源。

几十年来,有无数怀着最大热诚的人想从坎贝尔那里知道人生终极意义为何的答案,但坎贝尔最后却意识到:“当人们告诉你他们在寻觅生命的意义时,他们事实上是在寻觅对生命的深邃体验。”

作为一个关心生命的形而上向度的神话学家,作为一个关注现象背后的真实(things—beyond—appearances)的医生,他奉献了一生之力,去绘制出那张灵魂自身的旅程的地图。他所画出的地图,是一张内在世界或深度世界的地图,而它所显示的那个宝贵地域,是微弱的心无法通过的,只有一颗坚强的心才能穿过。坎贝尔这样推论:如果神话就像梦那样,是源自于心灵的最深处的话,它理当也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心灵的最深处。出来的路就是返回的路。那是一种要超越所有信仰与成规的已知边界的移动,一种对真正重要的事情的寻觅,一条通向真正个体性的道路,一次回归原初经验(original experience)的途程,一个锻造意识自身的范式(paradigm)——一言以蔽之,就是英雄的旅程: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他在那儿跟各种奇幻的力量相遇,并且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冒险归来,带回能够造福他的同类的力量。

“单一神话”(monomyth)是坎贝尔信念的核心,也就是说,他相信一切的神话都是同一个神话的展现。他的这个观念,就像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里的狮身鹰首兽(gryphon)一样,不是一下子就迸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成形的,是坎贝尔对他景仰的大师的重要观念进行创造性综合的结果。这些大师包括乔伊斯、托马斯·曼、吉谟、安德希尔^[1]、库马拉斯瓦米

[1] 安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英国神秘主义学者。

(Ananda K. Coomaraswamy)和奥尔特加—加塞特〔1〕——后者曾在一段深具影响力的文字里说过：“决心成为自己乃是一种英雄气概。(will to be oneself is heroism.)”

这个单一神话,事实上是一个元神话(metamyth),是一个对人类灵性史的统一性的哲学解读,是故事(story)背后的大故事(Story)。借用日本古代禅宗公案的话来说,这乃是由单一神话之手所拍出的掌声〔2〕,它讲述的是普遍性的自我转化的探求。英雄的旅程是关于探求自我深度的勇气的,是一个创造性的重生的意象,是我们内在的永恒循环,是一个离奇的发现:发现追寻者所追寻的奥秘就是追寻者自身。英雄的旅程是把两个相隔遥远的观念绑在一起的象征,一个是古人对灵性的探求,一个是现代人对自我认同的探求。正如坎贝尔所说的,这两种探求“事实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形状虽然千变万化,但我们总可以在这里找到那个惊人的、恒常不变的故事”。

坎贝尔的人生涵盖了从野牛比尔(Buffalo Bill)到电影《星球大战》的漫长岁月,而作品则涵盖了从希腊神祇阿波罗到阿波罗宇宙飞船的纷纭主题。所以,他的故事,是不折不扣有一千张脸的故事〔3〕。布朗矢志要把这个故事拍摄下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灵视(vision)的追寻〔4〕。

有好几年的时间,坎贝尔都不愿意接受我们为他留下影像记录的建议,担心这会流于一种名人崇拜。他反复说:“(说话者)不是我,而是神话。”而对于读者望穿秋水期待他去写的自传,他则说:“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避开这种玩意儿。”在《荷马史诗》中,英雄奥德修斯(Odysseus)曾经告

〔1〕 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y Gasset, 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与人文主义者。

〔2〕 坎贝尔此语似乎是反用了中国人“一只手掌拍不响”的说法:单一神话是一只手掌所拍响的掌声。

〔3〕 意指坎贝尔的人生故事极其丰富。“一千张脸”(with a thousand faces)一语是借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的书名。

〔4〕 “灵视的追寻”是《千面英雄》和本书其中一章的章名。但“灵视”一词又可解作“愿景”,这里的“灵视的追寻”一语,其实质意义可能是“愿景的追寻”。

诉独目巨人,自己“谁也不是”(No Man)^[1]。这是个坎贝尔津津乐道的故事,然而,“谁也不是”这个意象,很可能就像圣杯的追寻和《芬尼根守灵记》(*Finnegans Wake*)的梦境系列一样,是坎贝尔自我意象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接受过几次深度的访谈以外,他一向的信条,可以用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句话来表达:“真正的艺术来自匿名的自我。”

拍摄小组说除了在爱斯蓝研究所拍摄到的那些内容以外,还需要在坎贝尔位于檀香山的家里拍摄一些辅助性的内容,我被选派为代表,要去告诉坎贝尔,我们这样做的用意何在。我告诉他,为了让纪录片能够有一个戏剧性的架构并更有力,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他的学习历程包含在影片里。例如,我们想知道,他是怎样发现成为他作品的横梁的那些主题的?他是在什么时候首次认识到,凯尔特人的曙光神话(twilight myths)与乔伊斯的夜世界小说(nightworld novels)是位于同一条连续线上的?

直到拍摄工作全部完成、我们在剪接室里埋首剪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英雄的旅程”这个主题真的就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Ariadne's thread)^[2]一样,能够把我们带出庞大的底片迷宫。就像大多数对话和访谈一样,坎贝尔的对话和访谈也是错综复杂的。他所谈论到的范围,从《奥义书》到康德,从诺思替教派的《福音书》(*Gnostic 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天南地北,范围极其辽阔。不过,坎贝尔穿过他自己的迷宫的那条蜿蜒的路径、他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的相关性,此时却成为了我们剪接的“线团”,而他的一些略显晦涩的议论,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一次又一次,聆听坎贝尔回顾自己的过去时光,我们都会想起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善于生活的人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就像是在读一本写得很好的小说。例如,

[1] 独目巨人(Cyclops)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一个原始野蛮的部族,英雄奥德修斯曾到过他们的地域,并为其中一个所困。奥德修斯先是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是“谁也没有”,然后用计捅瞎对方一只眼睛。当伤者的同伴闻嚎叫声赶到,问是谁捅瞎他的眼睛,他回答说:“谁也没有。”大伙于是散去,奥德修斯因此得以逃脱。No Man一词可有多种译法,正文中译作“谁也不是”,而注释中译作“谁也没有”,是为了根据脉络的不同来翻译。

[2] 阿里阿德涅是古希腊神话里的女主角。雅典英雄忒修斯在要进入迷宫杀死怪物以前,阿里阿德涅交给他一个小线团,靠着在走入迷宫时沿路释放线团,忒修斯最终得以逃出迷宫。

坎贝尔在叙述自己和一些朋友(克利希纳穆提[Jiddu Krishnamurti]、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里克茨[Ed Ricketts]、瓦特[Alan Watt]等,特别是他的太太珍·厄尔曼[Jean Erdman])初识的情景时,他的叙述就更像是一种光芒的闪现或小说里强有力的一章,而不仅只是一则轶闻。在坎贝尔晚年,很多艺术家都纷纷表示自己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而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这样一个尾曲,显然怀有感激之情。

1987年2月,布朗历八年辛勤所拍成的爱的结晶《英雄的旅程:约瑟夫·坎贝尔的世界》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映,七个月后,坎贝尔在檀香山家中安然辞世,享年八十三岁。在布朗当初梦想透过电影把坎贝尔推介给世人的时候,对神话有兴趣的人寥寥无几,不过,在影片最后拍完播映的大约十年之间,公众对神话的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此时,坎贝尔的名气,早已从他的学生和忠实读者那里,延伸到了大众文化的领域。诸如制片家乔治·卢卡斯和乔治·米勒、雕刻家诺古基(Isamu Noguchi)、摇滚歌星戴维·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死者”(Grateful Dead)乐团、教士、诗人、心理学家,甚至喜剧演员,都公开表示他们对坎贝尔的景仰并承认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第二年夏天,《英雄的旅程》与坎贝尔接受记者莫耶访谈所拍成的《神话的力量》先后在公共广播网播出。随之而来的“坎贝尔热”,大出每个人的意料之外。之前,又有谁相信,美国大众会乐于在电视上看一个学者和一个记者谈宗教谈七小时呢?然而,坎贝尔的录音带和著作接下来的热卖,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以坎贝尔为焦点的讨论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学校的教室、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禅学中心和好莱坞的剧情讨论室里举行。

坎贝尔的这种吸引力,远远不是人们对被浪漫化了的卡默洛特—加龙省(Camelots)^[1]和特洛伊的兴趣可以解释的。事实上,美国人是受到了一个激情洋溢的说书人的催眠。更何况,这个说书人曾经是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家和音乐家,后来则摇身变成思维独特的哲学家和作家,并且把普遍的人文主义(universal humanism)与世俗的灵性主义(secular spirituality)进行了融合。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找到一把打开艺术、音乐和宗教世界的

[1] 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宫廷的所在地。

大门的万能钥匙^{〔1〕}。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神话是关于你该如何生活的。”

在一个怀疑主义和焦虑情绪弥漫的时代，竟然有人登高一呼，呼吁我们找出“那能激发和活化我们心灵”的力量，自然会让人感到振奋。事实上，大众在坎贝尔身上看到的，是叶慈所说的“老鹰的心灵”（the old eagle's mind），是一个智慧深沉的老头儿，是一片永远年轻的土地^{〔2〕}上最罕有的原型。

坎贝尔对神话重要性的疾呼，复兴了冬眠已久的对灵性与美学生命的文化讨论。1986年冬天，一次让人难忘的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名称是“从仪式到狂喜”，它的主角包括坎贝尔、精神医师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死者”乐团。当“感恩死者”的加西亚（Jerry Garcia）在台上向坎贝尔承认古代的神秘狂欢仪式与摇滚音乐会之间有相似之处时，台下欢声雷动，震彻屋宇。“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们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我想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夜之间明白神话，但那个向往“共同语言”的旧梦，却一下子复兴了。

《英雄的旅程》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后，我带着它到全美各地和欧洲放映——在电影院里、在大学的礼堂里，或者在电影节上。不管在哪里，观众在电影结束后都会留下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我又从《英雄的旅程》的剪余片里挑选出一些，在我开的研讨课“神话与电影”上放映，得到的也是让人高兴的反馈。这让我高兴地意识到，我们留着未用的材料，是个大宝库。因此，我就向布朗博士建议，不如把那些藏在片库里的底片的内容转化为书的形式，以满足人们对坎贝尔如潮涌现的兴趣。布朗博士不但慷慨地让我使用那些电影底片，而且还让我使用坎贝尔讲学的录像带，并鼓励我把它们编辑为一本可以与电影相互参照的书籍。为此，我深怀感激。

在埋首于把近一千五百页谈话、访谈和演讲的内容整理成书的过程

〔1〕 这里“万能钥匙”一语，源自坎贝尔的《打开〈芬尼根守灵记〉的万能钥匙》一书。

〔2〕 永远年轻的土地：指美国，此处有贬义。

中,我一直都以一个理念为依归:尽可能把坎贝尔的生命旅程与其作品的演化之间引人入胜的关系呈现出来。我也想透过这本书探讨这些问题:他是怎样把为数惊人的知识融为一体的呢?是怎样以一种肯定生命(life-affirming)的哲学、以一种毫不闪烁的眼神去注视人类境遇的黑暗阴影呢?在我看来,有一个吊诡,始终徘徊于坎贝尔思想迷宫的中心:如果诚如他所主张的,旧的神祇皆已死去,而传统的神话已经过时,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它们,甚至高扬它们呢?

对于这本由谈话、访谈、讲演和引语所汇集而成的书籍,我唯一敢期望的,是它能让读者感受到坎贝尔对我们时代的动人回应。他认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是古希腊人所称的“诸神大变形”(metamorphoses of the gods)的时代。新的神祇意象、新的创造神话和全球化的愿景正在诞生之中,但它们并不是诞生在“外面”,而是诞生在觉醒的人类心灵中的神话起源带(mythogenic zone)里。在这个起源带里,用来表达不变真理的那些隐喻将会获得重构,以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而从它们那里,我们也将获得勇气,“欢欢喜喜地参与世间的愁苦”。这个肯定生命与强调慈悲的不朽教诲,是坎贝尔从佛陀的教诲里找到的。我深信,这也是他最大的遗产。

本书的内容,是以我们在爱斯兰研究所、全国艺术家俱乐部,还有坎贝尔檀香山家里拍摄的谈话为蓝本的。其余的材料,则有取自《英雄的旅程》在西岸首映结束后的研讨会的录音带,也有取自坎贝尔最后一次讲学之旅的录像带(它们是布朗博士凭着惊人的远见与勇气,在1982和1983年间拍摄而成的),其中包括了《永恒哲学》、《乔伊斯与托马斯·曼》、《心灵与象征》几讲的部分内容。

要重构坎贝尔生活的旅程和作品的旅程的相关性,大量的剪裁工作在所难免。遇到一些有裂隙的地方(这是由诸如底片的声音沙掉等原因造成的),我会从我在坎贝尔的讨论课、研讨会或私人谈话中所做的笔记,抽取相关内容,作为缝合。我以坎贝尔对其个人生活的旁白为主线,让他的故事一章一章地慢慢展开,一如他亲身经历过的那样。其他的故事,其他的移译,都被安排在这条主线之下——因为它们虽然更丰富,但却没有那么系统化。这些访谈仍然像一个说故事的人在营火旁边亲自对你说着故事。从中所浮现的自我合成(self-synthesis),也许是坎贝尔最后一个灿烂的隐喻,也是今日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使命的闪烁意象。